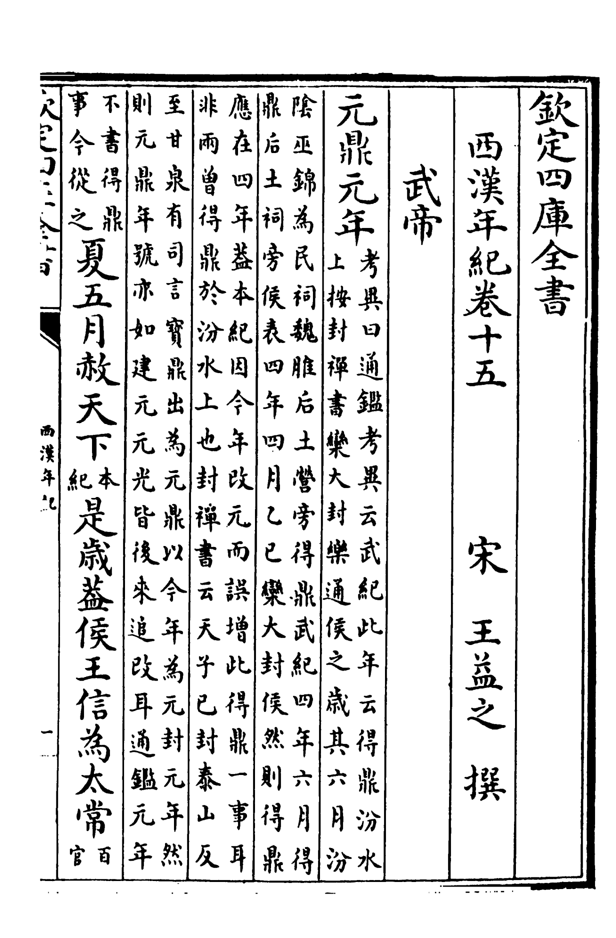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十五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鼎元年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按封禪書欒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武紀四年六月得鼎后土祠旁侯表四年四月乙巳欒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本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云天子已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耳通鑑元年不書得鼎事今從之

夏五月赦天下 本紀

是歲蓋侯王信為太常 百官

表

初王太后親田蚡而疏葢侯衞皇后冐母姓天下化之皆愛母黨而不愛父族同母異父兄弟則相穆同父異母即如路人上又以太后故愛修成君皇太后微時為金王孫生女在民間帝賜湯沐邑號修成君賞賜過於長公主兒寬諫曰夫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至於匈奴亦然此悖亂之道也皇后外家比有此事天下化之陛下又隨而效之臣懼風俗大壞傷絶天理弗起而救之臣恐四夷有輕中國之心願陛下察之上廼下詔曰禮異父昆弟無服異母昆弟朞

何者本末異明所愛者一也今或為異父昆弟功碁而弗為同父昆弟服疏其所親親其所疏豈天地之性聖人制禮之意哉自今有不為異母昆弟服者坐之漢武故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本紀始長史朱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

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産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扶用反賜無它羸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自殺考異曰百官表青翟自殺以為二月按青翟之事與湯相連不應湯死在十一月而青翟乃遲至二月也故漢書本紀作十二月而荀紀亦然當是百官表誤今從本紀荀紀壬辰二字從通鑑　按張湯傳叙湯得罪之由甚悉此本删去湯與魯謁居為奸論殺李文事未免遺漏又删去盜發孝文園瘞錢湯約與莊青翟俱謝事三長史合謀以下亦無緣起疑有脱文出田信上惜

湯復稍進湯子安世朱買臣張湯傳安世寛仁與湯行異荀紀

太史公酷吏傳賛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頼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畧教導

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食貨志 三月辛亥以太子少傅高陵侯趙周為丞相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

夫百官表大事記　考異曰百官表趙周相作二月辛亥石慶御史大夫三月辛亥同是辛亥不應分兩月也按長歴是年三月丙申朔而三月無辛亥當是趙周石慶之拜同一日也百官表傳寫之差遂以三月為二月耳荀紀亦作三月又百官表趙周亦作太子太傅不應同時有兩太傅也按初立太子選可為傅者即以石慶為太子太傅以莊青翟為太子少傅後青翟作相故以趙周補其闕耳非太傅也今改作少字是歳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宏羊為大農中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民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百官表平準書初置水衡都尉百官表時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

水衡主上林苑（平準書）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令丞（百官表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白金終廢不行（平準書）中郎將張騫為大行令（百官表）初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

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與翁同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先得反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畧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于萬反之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遣之旁國還拜為大行令張騫傳

三年冬徙函谷關于新安考異曰應劭謂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楊僕以代南越方為樓船將軍猶在二年之後蓋是時僕亦未有大功也今不取

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本紀 考異曰此漢書本紀所

書也通鑑書於元狩四年至元鼎三年之令則以為重出削而不取呂氏解題曰元狩四年之令固曰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此見食貨志楊可告緡義縱捕其為可使者當時雖有畀半之賞而告者猶少故可遣使督之令年復申舊令以促之也此說為是今從之

時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乃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平準書 三月水冰五行志

夏四月常山憲王舜薨舜景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及薨子敦嗣爲王數月坐憲王病時不嘗藥侍疾

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音嫡孽誣爭陷於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本紀通鑑景十三王傳　考異曰本紀書於明年今從本傳與子平為真定王同封書於三年中尉王温舒為廷尉闗都尉東郡尹齊為中尉百官表初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埶遷闗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凋敝輕齊木強少文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故事多廢（酷吏傳）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呂氏考平準書張湯死後二歲赤側錢廢遂書於四年二者不同及按百官表太常周師居坐不收赤側收行錢論書於元鼎三年如此則赤側之廢在三年無疑當是平準書二歲字誤今從百官表書於三年）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入官（平準書）太常周師居坐不收赤側收行錢論（百官表）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上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

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黄於是天子遂自夏陽馮翊之縣東幸汾陰封禪書本紀汾陰男子公孫滂普郎反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郊祀志春二月中山靖王勝孽子昌嗣紀表樂成侯丁義上書言欒大大膠東宫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竹仲反相

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為丁義今從之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使驗小方鬭旗旗自相觸擊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封禪書郊祀志皆作鬭棊獨史記孝武紀作鬭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樹旍數百枝大令旍自相擊然則作旗字者是也今從之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夏四月乙巳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

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
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
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
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
公主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其後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云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
見地如鉤狀棓蒲溝反視得鼎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
寸殊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式志反怪之言吏吏告河東

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黄時掌反　中讀曰中

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廵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穀嗛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甞鬺亨上帝鬼神遭聖則興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普庚反

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兹中山有黄白雲降葢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郊祀志封禪書秋馬生渥洼於佳反水中本紀先是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

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李斐注於是作寶鼎天馬之歌本紀考異曰史記樂書云帝嘗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次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今以史考之其事皆不合公孫宏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皆在得馬之前又黯未嘗為中尉必是樂書差誤今不取中尉尹齊坐法抵罪復徙廷尉王溫舒為中尉以故少府趙禹為廷尉中大夫兒寬為左內史百官表溫舒為人少文居宅惛惛音昏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

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銗(音項)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温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户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温舒傳)上(時掌反)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

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冕候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歳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歳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説廼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漢

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黄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黄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廼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黄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

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黄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黄帝上騎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頿龍頿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頿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脱屣耳乃拜卿為郎郊祀志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平準

書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音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腏（與綴同）食（讀曰飤）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

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從之郊祀志

上既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共居用又具而望幸食貨志

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

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表作龍侯南越傳作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及南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　按此僅言千秋廣德之封而千秋擊南越及南越太后謀歸漢事皆不載疑屬脫文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

禺本紀 按原本脫遣伏波將軍以下至此今從本紀補入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强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

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九月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本紀南粵卜式傳平準書百官表通鑑　考異曰百官表載於五年荀悅漢紀載於四年按周死坐知列侯酎金輕而侯表書列侯坐酎金者皆作元鼎五年則知荀紀所載為誤今從百官表　按食貨志賜式田十頃下有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免者百餘人數語此本不載文義未明疑有脫誤丙申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百官表萬石君傳

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

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初匈奴冒頓兵強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通至玉門隔絶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後漢西羌傳

六年冬十月朝會不置酒楊僕傳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擊西羌平之按原本脱遣將軍以下十六字今補入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後漢西羌傳樓船將軍楊僕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路博德將罪人千餘人遂俱進攻敗越人縱火燒城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

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南越郎都稽得嘉南越傳　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孫都南越傳皆云都稽今從傳上行東將韋緱氏工侯反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本紀上既滅南越嬖臣中山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郊祀志　考異曰郊祀志云既滅南越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郊祀立樂是延年之見當在此時今從郊祀志書於滅南越之後至於立樂府等事恐附見馬又延年傳及禮樂志云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按漢注云相如既卒五歲始祠后土祭后土在元鼎五年則元狩六年相如已死豈得尚至此時乎今易以文士數

十人字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延年傳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郊祀志於是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文士數十人造為詩賦延年輙承意絃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禮樂志延年傳自

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瑟自此起（封禪書）初南越反上使馳義侯發南夷兵且（子余反）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粤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考異曰本紀書曰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考西南夷傳乃云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擊越且蘭君恐遠行

乃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誅之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又云使王然于以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觀此則所置郡者南夷非西夷也平南夷者郭昌衛廣非馳義侯也本紀誤矣呂氏解題曰今年所滅邛都莋都之屬南夷也元封二年所滅勞深靡莫滇王之屬西夷也合而言之總謂之西南夷沈黎郡文山郡地理志不載輿地廣記云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

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越嶲郡莋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西南夷傳

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徒門反煌郡徙民以實之本紀

考異曰漢書本紀元鼎六年載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而平準書謂置張掖酒泉郡則酒泉已置于元狩二年矣當是平準書誤又地理志以張掖酒泉郡為太初元年開武威為太初四年開敦煌後元元年分酒泉置與紀不同今從本紀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里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

歲課息（平準書）自鄭國渠起至是百三十六歲而左內史兒寬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古浸字）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苦計反）重不與郡同（顏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溝洫志）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沈　纛

謄録監生臣范翔集

西漢年紀卷十六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廵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考異曰須如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考異曰史記漢書並云或對惟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

吾衣冠於東陵乎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本紀封禪書漢武故事）遣匈河將軍趙破奴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考異曰通鑑載於三年蓋取信侯表按表所言亦自不一趙破奴則以為元封三年封至王恢則又以為四年封獨張騫傳載此事於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胡之次年又趙破奴本傳亦云破奴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樓蘭王後為浞野侯按紀表酎金事在元鼎五年將屬國騎出匈河在元鼎六年如此則虜樓蘭王在元封元年信矣今從張騫趙破奴傳）因暴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

野侯恢為浩侯於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西域傳）

王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以法免（温舒傳）

封禪儀既成將用事上以御史大夫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左内史兒寬代之（卜式兒寬傳百官表）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

人寛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兒寛傳以大農丞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

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平準書以御史中丞咸宣為左內史閻奉為水衡都尉百官表宣初為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及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咸宣傳春正月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

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　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考異曰漢書本紀作癸卯封禪書郊祀志作乙卯二者不同按志又云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觀丙辰為明日則知為乙卯明矣本紀恐誤司馬公謂武帝以癸卯還以乙卯至泰山行事恐或然亦未可知也　如郊祠泰一之禮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封禪書　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

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桑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平準書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本紀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

帝敬拜太祝之享封禪書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旣封禪廵祭山川至是旱乾音干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其偃反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

巳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

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

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

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音傷

兮激潺湲北度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讀曰沈美玉河

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

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

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

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河渠書溝洫志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上還長安通鑑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迺

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郊祀志　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鴻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本紀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秋上

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封禪書木紀是歳以御史中丞杜周為廷尉百官表周少言重遲而内深次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甫往反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㑹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杜周傳

先是帝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各令長治補志至是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杜周傳

三年冬十二月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楊僕將齊兵七千人先至樓船兵敗走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浿水西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

兩將不相得以故久不決天子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與麾同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史記作誅遂又太史公贊曰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如此則誅字為是漢書蓋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作韓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陰唊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険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覆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朝鮮傳按本紀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朝鮮傳云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此本書漢兵入朝鮮境及定朝鮮於此處而二年不載遣楊僕荀彘及涉何事疑有脫文

班固曰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

唐蒙司馬相如兩粤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

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

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封禪書　考異曰通鑑載于二年按郊祀志云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内中其明年夏旱公孫卿曰云云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按紀産芝事在二年通回中道在四年以此推之公孫卿之言在元封三年明矣今書于三年秋七月膠西王端薨無子國除本紀荀紀　考異曰端荀紀作瑞今從漢書

四年夏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讀曰謫之上以丞相慶老謹不能

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寀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
慶慚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
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
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
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音因塞朕甚憂之是故
巡方州禮嵩岳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瀕音賓海
問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徼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
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朕

方荅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頻寐反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揺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

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石慶傳

五年冬行南廵狩至於盛唐作盛唐樅陽之歌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與集同江淮物會大海氣㠯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本紀

封禪書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薨本紀起冢象廬山

青傳　按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衛青傳作廬字誤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為將如此

帝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地理志　初置部刺

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百官表考異曰豫州刺史部潁川汝南沛郡梁魯國冀州刺史部魏鉅鹿常山清河郡趙平干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國兖州刺史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國徐州刺史部琅琊東海臨淮郡泗水廣陵楚國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郡菑川膠東高密國荆州刺史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國揚州刺史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郡六安國益州刺史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嶲益州牂柯蜀郡巴郡凉州刺史部隴西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郡并州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上郡幽州刺史部渤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元菟樂浪涿代郡廣陽國交州刺史部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九真日南郡凡十二部三輔三河宏農別屬司隸司隸置于征和間未置司隸以前亦有刺史察之所以刺史員有十三

人也令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考取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案章取明律令選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滿歳為真漢儀

六年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因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靬音軒眩人獻于漢天子天子大悅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

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
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
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
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
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
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
也大宛傳是歲匈奴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
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

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輙留之相當匈奴傳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太一五帝于明堂後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郊祀志 乙酉柏梁臺災本紀自董仲舒韓嬰死後帝得魯人夏侯始昌通五經甚重之始昌明于陰陽先是大風發柏梁臺屋始昌言其災日至期日果

災始昌傳五行志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春還受計于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本紀封禪書夏五月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

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乃詔御史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刻漏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郡洛下閎與馬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昬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正月為歲首因為太初元年色上黄數用五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本紀律歷志禮書 漢初高帝以十月為歲首七年長樂宫成諸侯群臣朝賀至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

至于十月朔猶常享會

至于十月朔猶常享會通典更郎中令為光禄勲大行令為大鴻臚大農令為大司農中尉為執金吾右内史為京兆尹左内史為左馮翊主爵中尉為右扶風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更太常屬祠祝曰廟祝更太僕屬家馬為挏馬置路軨更大鴻臚屬行人為大行令置别火更少府屬考工室為考工左弋為佽飛居室為保宫甘泉居室為昆臺永巷為掖廷更將作少府屬東園主章為木工置羽林

掌送從次期門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屬光祿勲王國內史中尉郎中令如故改大僕曰僕損郎中令及僕秩千石並見百官表載初置八校尉考異曰百官表以為武帝置不得其年令附於太初元年以為太初元年初定官名之後按百官表太初元年更中大夫為光祿大夫此本不載疑有脫文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

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八校尉秩皆二千石有丞司馬百官表增置太卜學士百官表六典注　考異曰史記日者列傳云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而漢書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太卜二史不同如此考史記龜策傳云高祖時因秦太卜官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閒太卜大集又郊祀志亦有雜卜以此推之太卜之官漢初已有之矣特增置自武帝始非漢初無此官至是始置也今改初字作增字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

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令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絶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椎鋒執節獲勝于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邱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于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

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龜策傳　秋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令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封禪書　冬匈奴大雨于具反雪畜多饑寒死匈奴傳　是歲以故左內史咸宣為右扶風無忌為京兆尹殷周為左馮翊百官表

二年春正月戊寅丞相牧邱恬侯石慶薨考異曰百官表作戊寅本紀荀紀通鑑作戊申按長歷是年二月丙戌朔逆而推之正月有戊寅無戊申當是本紀荀紀通鑑誤今從百官表　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

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二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本紀百官表萬石君傳）三月丁夘（史記表）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考異曰百官表作閏正月丁丑史記大事記作三月丁夘按長歷太初元年巳閏十月三年又閏六月此年無閏當是百官表誤今從史記大事記）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百官表公孫賀傳）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音劉）五日祠門户比臘（本紀）是歲有司言雍五畤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

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它禮如故（郊祀志）

三年春正月以膠東大守延廣為御史大夫（百官表通鑑考異曰荀紀作膠東相王延廣此從史記漢書表　按本紀二年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延廣蓋代寬者此本書延廣之拜於此處而二年不書兒寬之卒疑有脫文）行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地名）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犢黃馬公王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

岐伯黄帝臣　棠昭曰皆令黄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令帶奉祠候神物夏四月復還泰山修封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禪焉本紀郊祀志是歲睢陵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百官表

太史公曰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

歲葢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戸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四考異曰史記表序作見侯五通鑑作四人按是年張昌既免故存者四人耳今從通鑑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網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

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絶大月氐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

罽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于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廣利傳秋起明光宮本紀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已還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揔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萬有七八千人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不由徑路嘗被御幸者僕射輙注其籍漢武故事是歲左內史咸宣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

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

射中苑門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酷吏傳百

官表

天漢元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上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

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

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

老何漢武故事　考異曰此跋見漢武故事不得其年

按文中子云秋風之辭其悔志之萌乎蓋帝暮年

所作也而故事又云幸河東祠后土所作令附於天漢元年幸河東祠后土之後且鞮丁奚反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胡浪反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使使來獻上嘉其義迺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工侯反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胡門反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没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刧單于母閼氏歸漢衛

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于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蘇武李陵傳 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蓋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 按匈奴傳元封六年兒單于立三歲死太初三年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蘇武傳云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云云蓋自太初四年至天漢元年僅一歲故謂之初立非謂且鞮侯單于至是乃立也此本於元封六年書兒單于立此處書且鞮侯單于初立不載太初以來匈奴更立之事當有脫落

秋七月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通鑑 考異曰破奴傳云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荀紀亦謂居匈奴中十餘歲而歸按本紀匈奴傳侯表破奴至後稽期左

大都尉為匈奴生得在太初二年則十年而歸當在太始三年通鑑乃書于天漢元年距太初二年只四歲耳與匈奴傳荀紀不同攷李陵軍敗軍吏謂陵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于將軍乎陵軍敗在天漢二年而軍吏之言如此則破奴之歸在李陵軍敗之前明矣故通鑑附于陵敗之前一年今從通鑑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考異曰荀記作王延年今從史記漢書表桑宏羊為大司農百官表宛貴人以為昧蔡讇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考異曰通鑑載于四年廣利軍還後按傳云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讇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今移于次年　按大宛傳李廣利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王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讇云云此本書殺昧蔡事於此處而太初四

年初無立昧蔡之文疑有脫誤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于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大宛傳

胡建守軍正丞顏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有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

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考異曰荀氏漢紀載於此年今從之護軍諸校皆驚愕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

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胡建傳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擊匈奴考異曰本紀所書如此以傳考之路博德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上疑陵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引兵走西河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然則公孫敖路博德

李陵之出塞皆在秋也本紀以與李廣利出師同一事故併附於五月耳

貳師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漢軍乏食死傷者多時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公孫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無所得李陵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

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鼔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林間復殺數千人是

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使騎竝攻漢軍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鎮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嘗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李陵蘇武傳　初秦變周法置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初因之至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典事

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司馬遷被刑之後以為中書令六典云不言謁者省文也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遷報之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

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令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廼欲卬讀曰仰首信讀曰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六典通典司馬遷傳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本紀是時郡守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乃使直指使者暴勝之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督郡國分部捕斬勝之至

被陽濟南王訢為令勝之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寛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王訢傳 酷吏傳

三年春二月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杜周為廷尉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太守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行寛厚云杜周傳 荀氏紀 故丞相長史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也河東太守石慶子孫也上使仁刺三河太守皆下吏考異曰此事見褚先生補史記不得其時令附於杜周拜御史大夫之後蓋周二子夾河為太守故也還奏事帝說拜為京輔都尉六字據田叔傳遷丞相司直威震天下褚先生補史記三月

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本紀帝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等六祠以歲

時致禮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帝封禪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封禪書

四年春正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連鬬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本紀匈奴傳　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奴誤

初李陵與蘇武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武兄嘉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武弟賢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亦不幸陵送葬至陽陵

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

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蘇武傳夏四月立皇子髆音博為昌邑王考異曰同姓諸侯王表作六月乙丑立今從本紀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以夏侯始昌為太傅始昌傳是歲始定輿服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車千乘騎萬匹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鹿小國特熊居前麋皆居左

右通典古今注

西漢年紀卷十七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本紀考異曰本紀又有雲陵字顔注曰此當云雲陽冩者誤為陵耳趙倢伃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此言是也又謂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此言恐未然荀紀云徙豪傑于茂陵陵在雲陽如荀氏説是徙豪傑於茂陵之雲陽耳非兩處也通鑑削去雲陽二字今從之乙巳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大司農桑宏羊貶為搜粟都尉百官表

二年春三月更黄金為麟趾褭蹏本紀初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令司馬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談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余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名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

三歳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
太初元年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遷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毁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
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
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

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
殉詩歌黄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
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
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
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
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
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
第八惠之早霣諸吕不台崇彊禄産諸侯謀之殺隱幽

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兹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

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閒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

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強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埶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物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

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懐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厯居陽而治陰律厯更相治閒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厯書第四星氣之書

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

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

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
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
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
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
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
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聵
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
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

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
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
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
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
專權晉國以秏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
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
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

十少康之子實賔南海文身斷髪黿鱓與處旣守封禺
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
滅强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
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
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
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
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
縳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

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

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

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吴營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吕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内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

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

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
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
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
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
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
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
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清

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覇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

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絶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為齊扞

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音逅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

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狥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刼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説觧患於圍城輕爵禄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争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吕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

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内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
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絶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
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
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
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脱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
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
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

事惟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刼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

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

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已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

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筰之君請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説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説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
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内鄉欲親中國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
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
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
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

下無所疑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参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

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史記太史公敘傳　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於天漢二年遷坐李陵事後按遷序傳云述往事

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紀更黄金為麟趾蓋太始之二年也今附於為麟趾之後 九月

御史大夫杜周卒本紀 周為吏深刻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寛大令周蹋地嘆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荀紀 是歲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廣袤三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臿成雲决渠為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

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溝洫志　荀紀）

三年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初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為倢伃（外戚傳）直指使者江充為水衡都尉（百官表）充本姓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

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産姊及王後宫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頻妙反為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宫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丹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古訛字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丹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

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數語見趙王傳初充名見犬臺宫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説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禄勲中黄門逮名近臣侍中

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宫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没入官後遷為水衡都尉江充傳

四年夏四月幸不其音基祠神人於交門宫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

羣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本紀

征和元年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百官表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西域傳

二年春正月有司案驗公孫賀竆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賀傳涿郡鐵官鑄錢鐵銷皆飛上去五行志三月丁巳制

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髙埶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賔客不顧元元無益邉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廼以邉為援使内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考異曰漢書百官表云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五月丁巳屈氂為左丞相荀紀載春正月賀死三月丁巳屈氂相二書不同按漢書本紀載賀死於正月五行志載屈氂相於三月史記將相名臣表亦云三月丁巳又屈氂傳載拜相詔曰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皆與荀紀合疑百

官表誤今從荀紀　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屈氂傳　初公孫敖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至是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敖傳　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荀紀通鑑據此皆載於太始元年按衛霍傳云敖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敖既衛氏黨所坐巫蠱必與曹宗衛伉事相連同誅是時去余吾之戰已五六年矣當以傳為正故吕氏大事記據傳載於征和二年今從之　初上晚得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會

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上乃使江充入宮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考異曰呂氏解題曰通鑑引漢武故事諸書載其始末甚詳如言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以為疑因是體不平此理之必然蓋可信也如載太子曰吾人子安敢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藕文亡歸甘泉説太子反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以漢書攷之戾太子傳載石德畫捕充之策止云太子急然德言而已未甞有自歸

謝罪之說也江充特陽聲言太子宮得木人帛書當奏聞耳非敢如獄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謁也藉使充果持太子急太子尚不得往甘泉亦何由能發兵乎劉屈氂傳載太子發兵入丞相府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怒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長史既乘疾置必先驀文至甘泉武帝聞變之始其怒如此必不能諒太子之無他而遣使召之也此皆非事實令不取

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漢武故事

亞谷侯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東城侯居股與太子舉兵謀反開陵侯建祿舍太子所私幸女子皆要斬侯表

吏士刼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劉屈氂傳　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水經注云東出北頭第

一門名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曰東都門即逢萌掛冠處也第二門名清明門亦曰凱門又曰籍田門第三門名霸城門又曰青城門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亦曰下杜門又曰端門第二門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第三門名平門北對未央宮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亦曰光里門又曰便門第二門名直門又曰龍樓門第三門名西城門亦曰雍門又曰函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横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第二門名洛門亦曰朝門第三門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凡此諸門皆通達九逵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塗之經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

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竹仲反）於瞽瞍孝巳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按戾太子傳此下有今皇太子為漢適嗣一段敘戾太子及江充等事此本不載文義未明）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

心尉意少察所親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考異曰荀紀以為令狐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二者不同漢書不載姓今從之故事又云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温公云是時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故通鑑削去止云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今從通鑑 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戾太子傳本紀 巫蠱之禍起自朱世安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公孫賀傳

班固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而戾太子生考異曰班氏本文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按建元六年長星見元朔元年戾太子生葢相去七年矣又元朔二年始置朔方乃在太子既生之後一歲此贊殊為乖誤今微為刪潤云自是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

一變臣哉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

衛太子敗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使使上書求入宿衛帝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即斬其使者於闕下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帝由是惡旦燕王傳褚先生補史記

三年春正月時右輔都尉王訢守右扶風上數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居用反）張（竹亮反）辦上嘉之駐車拜訢為真（王訢傳百官表）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貳師與虜戰乘勝追至范夫人城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按原本脫三月以下至此下文廣利降匈奴事首尾不具今從本紀匈奴傳補入）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

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家室族
滅使廣利得降匈奴史記匈奴傳 初李夫人蚤卒上憐憫焉
以后禮葬後復以兄廣利為貳師將軍及廣利降匈奴
家族滅矣李夫人傳 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
人不復出兵匈奴傳 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
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鄭人
田廣明為淮陽太守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
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

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轑音遼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上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女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田廣明傳本紀

高寢郎長陵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田千秋戾太子傳

班固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

指明盡情彰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

人之祐助云

四年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靁者三或如虹氣蒼黄若

飛鳥集棫陽宫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有司以

為美祥以薦宗廟郊祀志本紀 夏六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

丞相百官表 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

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茍如是漢置
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
于語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貰之然千秋為人
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
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寛廣上意
尉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
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
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

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千秋傳帝初通西域置校

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虛耗及貳師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地圖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

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史都尉明燧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

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强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槖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

常提掖搜索閒以所聞今邉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西域傳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子容反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

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元黙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音代瑁音妹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音矩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所交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徒浪反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讀曰示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其勿反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

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

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工犬反歲代

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

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音頹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

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音擬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

壯每耨輙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讀曰耐風與

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莫幹反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晚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

壖而緣反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邉郡及居延城是後邉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本紀荀紀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歴是年九月壬戌朔言八月是也是歲初置司隷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百官表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上以淮陽太守田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百官表廣明傳匈奴單于遣使遺漢

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娶漢女爲妻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鬭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匈奴傳

後元元年夏六月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祝詛自殺本紀百官表考異曰功臣表云邱成坐為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百官表云坐祝詛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今不取　按百官表商邱成以征和二年九月為御史大夫此本於此處書邱成自殺而征和二年不書為御史大夫日月疑有脫誤是歲京兆尹建坐祝詛要斬百官表漢興功臣子孫訖于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漢書功臣表序

二年春二月丁卯以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駙馬都尉光祿大夫金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

上官桀為左將軍以太僕并左將軍（百官表）搜粟都尉桑宏羊為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荀紀）上官桀始為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才力遷未央廐令（外戚傳）丁卯帝崩上尊號曰孝武皇帝（荀紀）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李夫人傳）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

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考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考異曰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舉俊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此皆其可述者也至於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徒為紛紛耳今删去此四語